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三辑) 主编: 杨晓敏

幸福街计时

李世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三辑)

主编 杨晓敏

幸福倒计时

李世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倒计时/李世民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2

(中国小小说收藏品.第3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903-2

I. 幸… II. 李…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55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3-2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小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凝

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

小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诸如东京、纽约等地,小小小说都很发达。为什么会发达?当然,小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小说。他有篇小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有一天,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忍无可忍,迅速地将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尔后,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让他以后要保持室

内清洁。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不久前，我去日本访问时，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问：“写小说时，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那位作家说：“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

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服务员把他叫住了，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什么也没说，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

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目 录

- 1 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 1 一条鱼
- 4 幸福倒计时
- 8 民工范小柳
- 12 回家的路有多远
- 16 第九十九棵白菜
- 20 民工当官
- 24 肩膀
- 28 打牌
- 32 开花的自行车
- 36 喝酒

- 40 一只羊
- 44 离婚
- 48 民工兄弟
- 52 老马
- 56 枣花
- 59 请你们吃顿饭
- 63 我的民工哥哥
- 67 我的民工弟弟
- 71 葱事
- 75 四八二十四
- 79 邻居
- 82 和老潘开了个玩笑
- 86 杀羊
- 90 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一条鱼

苦瓜捉住了一条鱼，一条足足有三斤重的红尾巴鲤鱼。

傍晚，苦瓜去田里放水，他正弓着腰疏通水沟，猛地听到身后“哗啦”一声响，苦瓜心里一惊，心想，这天都快黑了，总不会闹鬼吧。他出了一身冷汗，转身就想跑开，谁料又是“哗啦”一声，苦瓜一个趔趄，一腩坐到了水田里。

那条红尾巴鲤鱼就被苦瓜坐到了腩下。

苦瓜想，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

苦瓜回到家把鱼放到水盆里，看着它挣扎的模样，开始盘算怎样处理这条鱼。他首先想到的是老丈人，明天是老丈人的七十大寿，媳妇带着孩子今天早早地就去了，明天若把这条鱼送给老丈人，还不把老丈

人的门牙给乐掉。苦瓜甚至能想象出老丈人掂着鱼，咧着嘴冲苦瓜笑，露出两颗又大又黄的门牙的样子，苦瓜琢磨琢磨又觉得不妥。苦瓜想，如果村主任知道了，又怎样看我苦瓜呢，还有，他正准备托村主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干脆就把这条鱼送给村主任算了。苦瓜刚这么想过，又觉不妥。村里人发现我把鱼送给村主任，会不会骂我贱呢？这几天爹有病，正吃着药，是不是应该把这条鱼送给爹，让老人家补补身子，也显显我苦瓜的孝心。最后苦瓜还是摇了摇头，若是媳妇儿葵花晓得了，不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哩。

想来想去，那条鱼还是被放进了水盆里。苦瓜自语道：“逮了一条鱼，还真是个祸害。”

最后，苦瓜拍拍自己的“咕咕”叫的肚子，恍然大悟：老想别人，咋就不想自己呢，他决定这条鱼由自己消灭掉。

苦瓜嘿嘿一笑，想，就等于什么也没捉到。

于是，苦瓜把这条鱼炖了。

苦瓜从家里找半瓶白酒，一边饮酒，一边吃鱼。

苦瓜一不小心，一根鱼刺卡在了喉中，吐不出，咽不下。

那根鱼刺一直卡在苦瓜喉咙里。

翌日，媳妇儿葵花回来了，刚进门就竖起眉毛，瞪起杏眼，问苦瓜今天哪儿去了。苦瓜用手按住喉部，痛苦地说：“昨天捉了一条鱼，一条大鲤鱼。”葵花跳起来说：“鱼叫你吃了？”苦瓜说：“不是不是，是送给村主任了，中午村主任没让我回来，硬拉着我在他家喝酒，五十块钱一瓶的酒，喝多了，吃鱼时卡了一根刺。下回

再逮了鱼，一定送给你爸。”这时候苦瓜发现葵花的脸多云转晴，恢复了常态。苦瓜说：“你这死脑瓜子这回还真开了窍，吃了咱送的鱼，村主任就是答应给咱办事了，送得好。下会逮了鱼，还送给村主任。”葵花又说：“快去卫生院让大夫看看喉咙。”

刚出门不久，苦瓜迎面遇见了村主任，苦瓜一愣神，“啊啊”了两声。村主任问他怎么了，苦瓜比画着说：“昨天捉了一条鱼，一条大鲤鱼。”村主任头伸得像吃食的鹅：“在哪里？在哪里？”苦瓜说：“叫俺爹吃了，俺爹这几天病了，我就把鱼送给爹补补身子，吃鱼时，我看着爹吃肉，我吃爹吃剩下的骨头，不小心卡住了喉咙。下次再逮了鱼，谁都不送，就送给村主任您。”村主任舔舔嘴，跷起大拇指：“好样的，是个孝顺儿子，如今像你这样孝顺的儿子还真少找哩，值得表扬，值得表扬！”

苦瓜到了卫生所，一进门，发现爹正在那里让大夫开药，刚想退回去却叫爹瞅见了。苦瓜说：“我……我我……”爹说：“你咋了？”苦瓜尴尬地说：“我逮了一条鱼，一条大鲤鱼。”爹说：“逮了一条鱼就逮了一条鱼，到这儿来干啥？”苦瓜哭丧着脸说：“正巧老丈人过七十大寿，就给他送去了，吃饭的时候，老丈人非让喝酒，喝多了不小心鱼刺卡了喉咙。下次再逮了鱼，一定送给爹，让爹补补身子。”爹脸涨得通红，激动地说：“好！好！人家养了闺女都送给你了，你送给人家一条鱼又算得了啥？别说一条，送十条也该。以后再逮了鱼，还送给你老丈人。”

苦瓜正想让大夫看看喉咙，可他觉得卡在喉中的鱼刺没有了，不知是吐了，还是咽了。

幸福倒计时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呼呼啦啦地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的混凝土倒在了伙伴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上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蜗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

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认为,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牛,你只要好好伺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地干活。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栽上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 120 天。

在黑板的最下端,还有一行用粉笔写上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 30 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的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喜悦,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这样的時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名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给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的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才好。第三回,三

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能拉住她的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了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看，三元在去超市的时候，看中了一条毛巾被，那是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了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会喜欢这条毛巾被吗？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的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地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算计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要买一条毛巾被了吧。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二百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地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

还像蜗牛一样地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粱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想，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请伙伴们喝一次酒呀？！

那天晚上，高粱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枚声也响彻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的伙伴们话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好看带过来让大伙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地看……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的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 15 天。

民工范小柳

范小柳是太阳偏西的时候来到工地上的。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在施工的楼上响起了驴叫一样跑调的歌声和呼呼啦啦的口哨声。

范小柳是个大大咧咧的女人，放下行李，她就来到工地上，伸出蒲扇般的两只大手，咣咣当当用铁锹装石子，范小柳躬身铲石子的时候，把屁股撅得山一样的高，范小柳曲身抖石子的时候，把胸脯挺得山一样的陡峭。

工头刘山发现，这天下午工程的进度比平常快了一大截子。

范小柳除了是个民工外，还是工头刘山的表妹，前些天，范小柳的丈夫也在这个工地上干活，因为关节炎的老毛病犯了，一

干活就腿疼,只好回家了。没过几天范小柳就急了,现在可是农闲啊,人家男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的时候彩电啊花衣服啊猪腿啊往家里运……范小柳一急,就收拾行李,来到了表哥刘山的工地上,替换了男人。

范小柳除了是工头刘山的表妹外,还是这个工地上的头一个女人。范小柳的到来,像索然无味的白水冬瓜里陡然添上了一勺黄豆酿成的酱油,让工地上的民工感到生活的滋润和充实。其实范小柳长得并不是很好看,甚至是粗粗壮壮的像一截木头桩子,皮肤粗糙干涩得像冬日里的老南瓜皮,其实民工们也不是想入非非地要和范小柳怎样怎样,他们只是觉得,在以前的日子里,他们并不认为工地上缺少什么,自从范小柳来到之后,他们才知道从前的工地上确实是缺少了什么,现在,他们如果能和范小柳说上一句话,哪怕是能看上一眼范小柳头上鲜艳的红纱巾,就心满意足了。

刘山不愧是一个工头,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表妹范小柳的价值,分工的时候,让范小柳一天换一个班组,或者搬砖,或者运钢筋,这样,大家都有了和范小柳接触的机会,但是,每个人和范小柳接触的时间又很短。刘山很得意,他觉得自己是养猪场的饲养员,民工们是一群猪,表妹范小柳是添加剂,表妹范小柳这个添加剂吊足了这群猪的胃口。

工地前面搅拌机的左边,有一个水池,下班的时候,民工们就围在这个水池边,洗洗脸上的灰尘和手上的泥巴,在这个时间里,民工们就有了开些玩笑和互相嬉戏的机会。

范小柳也是要来洗脸上的灰尘和手上的泥巴的。

在范小柳洗手的过程中，水池边就显得拥挤了，有人说今天手上沾的泥多啊就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有人在背后咋唬道让开让开两手都是油；还有人两只手在水里像鸭子一样扑扑腾腾故意溅了范小柳一身的水，范小柳当然不是好欺负的，按住那个民工的脑袋瓜像按葫芦一样淹进了水里。

第一个脑袋瓜被范小柳像葫芦一样按进水里的民工叫麦收，当麦收狼狈地站起来的时候，民工们都嚷嚷说麦收和范小柳的个头一般高，有人起哄说麦收不服气就和范小柳摔跤。

摔就摔。麦收拉出了一个斗牛的架势。

范小柳一边说来来来一边扯住麦收的衣服走到了搅拌机右面开阔的沙土地上，还没有人来得及喊一二三，范小柳和麦收的摔跤就开始了。摔跤场地上很快就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麦收是在近距离地紧盯住范小柳脖子上的那颗雀斑时被摔倒的，麦收啊呀一声，像一棵被伐的树一样倒在了沙土地上。

第二个和范小柳摔跤的民工叫赵大虎，有人对范小柳说你敢和赵大虎摔跤吗他是一只老虎啊，范小柳说我是武松。虎背熊腰的赵大虎弓着腰喘着粗气头抵住范小柳的头的时候，一圈子的民工手心里都攥出了黏糊糊的汗，有人说赵大虎肯定能赢范小柳，有人说赵大虎不一定能赢范小柳，另一些人的话还没有说完，赵大虎就像一只狗熊一样一屁股坐到了沙地上，大家都说范小柳是范梨花是花木兰是穆桂英。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等等和范小柳摔跤的民工，都不是范小柳的对手，越是摔不过范小柳，大家越是想

